

資治通鑑今註卷第十八

司馬光編集
夏德儀註

漢紀十

起著雍涇陽，迄太兆歲除，凡九年。（戊申至丙辰，西元前一三三年至西元前一二五年。）

世宗孝武皇帝上之下

元光二年西元前一三三年

（一）冬十月，上行幸雍^①，祠五畤^②。

（二）李少君以祠竈却老^③方見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澤侯舍人^④，匿其年及其生長^⑤，其游以方徧諸侯^⑥，無妻子，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^⑦，更饋遺^⑧之，常餘金錢衣食，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^⑨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爭事之。少君善爲巧發奇中^⑩，嘗從武安侯^⑪飲，坐中有九十餘老人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^⑫游射處，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^⑬其處，一坐盡驚。少君言上曰：「祠竈則致物^⑭，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，壽可益，蓬萊仙者可見，見之以封禪^⑮，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^⑯，食巨棗，大如瓜；安期生，僊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」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，求蓬萊、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砂諸藥齊^⑰爲黃金矣。居久之，李少

君病死；天子以爲化去不死。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，多更來言神事矣。

（三）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：「天神貴者太一，太一佐曰五帝。」於是天子立其祠長安東南郊。

（四）鴈門馬邑豪犇壹，因大行王恢言：「匈奴初和親，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，伏兵襲擊，必破之道也。」上召問公卿。王恢曰：「臣聞全代之時，北有強胡之敵，內連中國之兵，然尙得養老長幼，種樹以時，倉廩常實，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，海內爲一，然匈奴侵盜不已者，無它，以不恐之故耳。臣竊以爲擊之便。」韓安國曰：「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，七日不食，及解圍反位，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，不以已私怒傷天下之公，故遣劉敬結和親，至今爲五世利。臣竊以爲勿擊便。」恢曰：「不然。高帝身被堅執銳行幾十年，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，非力不能，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，士卒傷死，中國樁車相望，此仁人之所隱也。故曰擊之便。」安國曰：「不然。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飢，正治以待其亂，定舍以待其勞；故接兵覆衆，伐國墮城，常坐而役敵國，此聖人之兵也。今將卷甲輕舉，深入長敵，難以爲功；從行則迫脅，衡行則中絕，疾則糧乏，徐則後利，不至

千里，人馬乏食；兵法曰：「遣人獲也。」臣故曰，勿擊便。」恢曰：「不然。臣今言擊之者，固非發而深入也，將順因單于之欲，誘而致之邊，吾選梟騎壯士，陰而處，以爲之備，審遮險阻，以爲其戒，吾勢已定，或營其左，或營其右，或當其前，或絕其後，單于可禽，百全必取。」上從恢議。

〔考異〕史記韓長孺傳，元光元年，聶壹壺馬邑事，而漢書武紀在二年，蓋元年壹始言之，二年議乃決也。

夏六月，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，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，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，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，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，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，匿馬邑旁谷中，約單于入馬邑縱兵。陰使聶壹爲間，亡入匈奴，謂單于曰：「吾能斬馬邑令丞，以城降，財物可盡得。」單于愛信以爲然而許之。聶壹乃詐斬死罪囚，縣其頭馬邑城下，示單于使者爲信，曰：「馬邑長吏已死，可急來。」於是單于穿塞，將十萬騎入武州塞。未至馬邑百餘里，見畜布野，而無人牧者，怪之。乃攻亭，得鴈門尉史，欲殺之。尉史乃告單于漢兵所居。單于大驚曰：「吾固疑之！」乃引兵還，出曰：「吾得尉史，天也！」以尉史爲天王。塞下傳言單于已去，漢兵追至塞，度弗及，乃皆罷兵。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，聞單于還，兵多，亦不敢出。上怒恢。恢曰：「始約爲人馬邑城，兵與單于接，而臣擊其輜重，可得利；今單于不至而還，臣以三萬人，衆

不敵，祇取辱，固知還而斬，然完陛下士三萬人。」於是下恢廷尉。廷尉當恢逗桡^㉔當斬。恢行千金^㉕丞相蚡。蚡不敢言上，而言於太后曰：「王恢首爲馬邑事，今不成而誅恢，是爲匈奴報仇也。」上朝太后，太后以蚡言告上。上曰：「首爲馬邑事者恢，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，且縱單于不可得，恢所部擊其輜重，猶頗可得以尉^㉖士大夫心，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^㉗。」於是恢聞乃自殺。自是之後，匈奴絕和親，攻當路塞^㉘，往往入盜於漢邊，不可勝數。然尙貪樂關市^㉙，嗜漢財物。漢亦關市不絕，以中其意。

【註】

㉔ 雍：縣名，故城在今陝西省鳳翔縣南。

㉕ 祠五時：祠，祭祀。時音止，神靈之所止。五時：鄭時，秦文

公作，祭白帝；密時，秦宜公作，祭青帝；吳陽上時，秦靈公作，祭黃帝；吳陽下時，亦秦靈公作，祭赤帝；北時，

漢高祖作，祭黑帝。祠五時，祭祀此五帝之神。

㉖ 祠龍卻老：祠龍，祭龍神，可以致福。卻老，延年益

壽，長生不老。

㉗ 故深澤侯舍人：漢高祖封趙將夕爲深澤侯，景帝三年，其孫脩嗣侯，七年有罪，罰爲司

寇。少君當爲脩之舍人。

㉘ 至匿其年及其生長：少君隱瞞其歲數及其長大時所居之處。

㉙ 其游以方徧

諸侯：少君以卻老之方，徧游諸侯。

㉚ 使物及不死：使物，役使鬼物；不死，長生。

㉛ 饋遺：饋，

以物與人；遺，音位，與饋同義。

㉜ 不治生業而饒給：少君不營生產，而享受富足。

㉝ 巧發奇中：

少君巧於發言，而有所中，令人驚奇。

㉞ 武安侯：田蚡，孝景后同母弟。

㉟ 大父：祖父。

㊱ 識

：音志，記。

⑤致物：使物，役使鬼物。

⑥封禪：封，封土爲壇於泰山之上，以祭天神；禪，諱爲

壇，除地爲壇於梁甫，以祭地神。

⑦安期生：列仙傳：「琅邪人，賣藥東海邊，時人皆言千歲。」

⑧

藥齊：齊同劑，藥之分劑。

⑨亳：縣名，今河南省商丘縣。

⑩奏祠太一方：太一，北極神之別名；

謂奏請祭祀太一神之方策。

⑪太一佐：太一之配祭者。

⑫五帝：東方青帝靈威仰，南方赤帝赤熛怒

，西方白帝白招矩，北方黑帝叶光紀，中央黃帝含樞紐。一說：蒼帝名靈符，赤帝名文祖，白帝名顯記，黑帝

名玄矩，黃帝名神斗。

⑬豪：以貲財、武力稱雄

於鄉里之人。

⑭大行：秦稱典客，漢因之，爲九卿之一，掌賓客朝覲之事，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，武帝

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。

⑮全代：戰國之初，代自爲一國，故曰全代。

⑯長幼：長音掌，作動詞用，

養育；謂養育年幼之人。

⑰不恐：言漢不示匈奴以威，故匈奴不知恐懼。

⑱高皇帝嘗圍於平城：漢

高祖七年，匈奴圍高祖於白登七日；事見十一卷高祖七年。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。平城，在今山西省大同縣東。

⑲以天下爲度：言當隨天下之人心，而寬大自己之度量。

⑳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：王念孫曰：

「公下奪一義字，公義與私怒相對爲文；報讎雪恥，一己之私怒也，案兵恤民，天下之公義也。」

㉑劉敬

：卽劉敬，以晉建都關中之功，賜姓劉氏。

㉒五世：指高祖、惠帝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。

㉓轡車相

望：轡音衛，小棺。轡車，載轡之車。漢代從軍死者，以轡車送致其喪。轡車相望於道，喻從軍死者之多。

㉔隱：惻隱之隱，悲痛。

㉕接兵覆衆：己之兵力與敵交接，而收敵衆。

㉖伐國殲城：伐敵人之國，

而毀其城。殲音廛。

㉗常坐而役敵國：常按兵不動，而使敵國疲敝。

㉘敵：同驅。

㉙從行則

迫脅：從晉縱，從行即縱行；言軍如魚貫而行，則慮敵人迎擊，前面受迫脅。

●衡行則中絕：衡行即橫行

；言軍如併進，則防敵人截擊，而中路斷絕。

●後利：後於利，言錯過機緣，不能獲利。

●遺人獲

；言以己之士兵與敵人，聽其擒獲。

●縱兵：放兵以擊單子。

●令丞：令，縣令；丞，縣丞。

●縣：同懸。

●穿塞：塞指長城，穿塞謂越過長城。

●武州塞：在今山西省左雲縣南。

●尉

史：漢於近塞郡皆置尉，百里一人，士史、尉史各二人。此云「乃攻亭，得鴈門尉史」者，蓋是時雁門尉史巡行邊塞，見寇敵已至，因保此亭，而單于攻擒之。

器械、輜秣及其他物資，概曰輜重。

●逗橈：逗，留止；橈，屈弱。逗留觀望，不敢向前。

●行千

金：行千金之賄賂。

●尉：同慰。

●謝天下：向天下人民謝罪。

●當路塞：塞之當行道處者

。 ●關市：匈奴與漢人，於邊界關隘設市互易，是謂關市。

三年 西元
前一三二年

(一)春，河水徙，從頓丘○東南流。

〔考異〕漢書武紀云：「東南流入勃海。」按頓丘屬東郡，勃海乃在頓丘東北，恐誤，今不取。

夏五月丙子

(初三日)，復決濮陽瓠子○，

〔考異〕史記河渠書：「元光中，河決瓠子，東注鉅野。」服虔註漢書武紀曰：「瓠子，隄名，在東郡白馬。」蘇林曰：「在甌城以南，濮陽以北。」將

相名臣表曰：「五月丙子，河決瓠子。」然則瓠子即濮陽縣境隄名也。

注鉅野○，通淮泗，汎郡十六。天子使汲黯、鄭當時發卒十

萬塞之，輒復壞。是時田蚡奉邑食餼^④，卹居河北，河決而南，則卹無水災，邑收多。蚡言於上曰：「江河之決皆天事，未易以人力彊塞，塞之未必應天。」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爲然。於是天子久之不復事塞也。

(二)初，孝景時，魏其侯竇嬰^⑤爲大將軍，武安侯田蚡乃爲諸郎^⑥，侍酒，跪起如子姪。已而蚡日益貴幸，爲丞相。魏其失執^⑦，賓客益衰^⑧。獨故燕相穎陰灌夫^⑨不去，嬰乃厚遇夫，相爲引重^⑩，其游如父子然。夫爲人剛直使酒，諸有執在已之右^⑪者，必陵^⑫之。數因酒忤丞相^⑬，丞相乃奏案灌夫家屬橫潁川^⑭，民苦之。收繫^⑮夫及支屬，皆得棄市^⑯罪。魏其上書，論救灌夫。上令與武安東朝廷辨之^⑰。魏其、武安因互相詆訐^⑱。上問朝臣兩人孰是。唯汲黯是魏其。韓安國兩以爲是。鄭當時是魏其，後不敢堅。上怒當時曰：「吾并斬若屬矣^⑲。」卽罷起入，上食太后^⑳，太后怒，不食，曰：「今我在也，而人皆藉^㉑吾弟，令我百歲^㉒後，皆魚肉^㉓之乎！」上不得已，遂族灌夫，使有司案治魏其，得棄市罪。

【註】

④ 頓丘：本丘名，因以爲縣，在今河北省清豐縣西南。

⑤ 濮陽酈子：濮陽，縣名，在今河北省濮陽縣南；

瓠子，隄名，在濮陽縣境內。

③鉅野：縣名，在今山東省鉅野縣南。

④鄆：音輸，縣名，在今山東

省平原縣西南。

⑤寶嬰：孝文后從兄子。

⑥諸郎：諸曹郎。

⑦執：同勢。

⑧賓客益衰：

言原爲寶嬰之賓客，因其失勢，漸漸捨之而他去，不復往。

⑨故燕相潁陰灌夫：燕王定國，爲燕王澤之孫，

灌夫自太僕出相之。潁陰，縣名，今河南許昌縣。

⑩相爲引重：言寶嬰與灌夫二人互相援引倚重。

⑪右

：上。漢時以右爲尊，以左爲卑。

⑫陵：辱。

⑬數因酒忤丞相：言灌夫屢次因酒醉，冒犯丞相田蚡

。⑭灌夫家屬橫潁川：灌夫之宗族賓客，橫行於潁川。潁川郡在今河南省中部，治陽翟，今河南省禹縣。

⑮收繫：收捕囚禁。

⑯棄市：殺之於市。

⑰東朝廷辨之：東朝，太后朝；太后居長樂宮，在未央宮

之東，故曰東朝。武帝令魏其、武安於長樂宮見太后廷辨是非曲直。

⑱詆訐：詆音抵，毀辱；訐音羯，攻

人陰私。

⑲若屬：汝輩，爾等。

⑳上食太后：王先謙曰：「帝於太后，循孝道，有上食之禮也。」

上音賞。

㉑藉：踐踏，引申爲「欺侮」之意。

㉒百歲：爲「死」之另一說法。

㉓魚肉：作動

詞用，視爲魚肉而食之，意謂陵辱陷害。

四年西元前一三二年

(一)冬十二月晦，論殺魏其於渭城①。

〔考異〕班固漢武故事曰：「上召大臣議之，羣臣多是寶嬰，上

共號哭訴太后，太后亦哭，弗食。上不得已，遂乃殺嬰。」按漢武故事，話多誕妄，非班固書，蓋後人爲之，託固名耳。

春三月乙卯(十七日)，武安侯蚡亦薨。

〔考異〕武安侯

傳云：「元光四年春，丞相按灌失事，其夏，取夫人。五年十月，論灌夫及家屬。十二月晦，魏其棄市。」徐廣引武帝本紀侯表，以爲蚡薨在嬰死後，分明四年，當是三年，五年當是四年。今從之。廣又疑十二月爲二月。按漢制，當

以立春下寬大詔書，蚡恐魏其得釋，故以十二月晦殺之，何必改爲二月也。

及淮南王安敗^①，上聞蚡受安金，有不順語^②，曰：「使

④武安侯在者，族矣。」

(二)夏，四月，隕霜殺草。

(三)御史大夫安國行丞相事，引墮車蹇^⑤。五月丁巳(二十日)，以平棘侯薛澤^⑥爲丞相，安國病免。

(四)地震，赦天下。

(五)九月，以中尉張敖爲御史大夫。韓安國疾愈，復爲中尉。

(六)河間王德^⑦，脩學好古，實事求是^⑧，以金帛招求四方善書，得書多與漢朝等。是時，淮南王安亦好書，所招致率多浮辯^⑨。獻王所得書，皆古文先秦舊書^⑩，采禮樂古事，稍稍增輯至五百餘篇，被服造次，必於儒者^⑪，山東諸儒多從之遊。

【註】

①冬十二月晦，諭殺魏其於渭城：渭城，今陝西省咸陽縣。按漢法以冬月行重刑，遇春則赦或贖，田蚡恐魏其得釋，故以十二月晦殺之。

②及淮南王安敗：事見下卷元狩元年。

③上聞蚡受安金，有不順語：事見

上卷建元二年。

④使：假若，假使。

⑤引墮車蹇：言韓安國爲孝武帝車駕導引，不慎而墮於車下，

因而足跛。

②平棘侯薛澤：薛澤，高祖功臣廣平侯薛歐之孫。廣平侯國，景帝中二年罪絕。中五年復封澤爲平棘侯。平棘縣故城在今河北省趙縣南。

河北省獻縣、武強、阜城、東光等縣地。

切實，輒曰「實事求是。」

③實事求是：顏師古曰：「務得其實，每求真是也。」今於作事切實，輒曰「實事求是。」

④所招致率多浮辯：言淮南王安所招致者，大率爲浮辯之作，不切實用。

⑤被服造次必於儒者：胡三省曰：「被服，言以儒術衣被其身也。」王先謙曰：「造當訓行，次當訓止。造次必於儒者，言其行止皆有矩度。」

五年^{西元前一三〇年}

（一）冬十月，河間王來朝，獻雅樂，對三雍宮^①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。其對推道術而言，得事之中，文約指明^②。天子下太樂官^③，常存肄^④。河間王所獻雅聲，歲時以備數，然不常御也。春正月，河間王薨。中尉常麗以聞，曰：「王身端行治^⑤，溫仁恭儉，篤敬愛下，明知深祭，惠于鰥寡。」大行令奏：「諡法，聰明睿知曰獻，諡曰獻王。」班固贊曰：「昔魯哀公有言：『寡人生於深宮之中，長於婦人之手，未嘗知憂，未嘗知懼。』信哉斯言也！雖欲不危亡，不可得已。是故古人以宴安爲鴆毒^⑥，無德而富貴，謂之不幸。漢興至於孝平，諸侯王以百數，率多驕淫失道。何則？沈溺放恣之中，居勢使然也。自凡人猶繫于習俗，而況哀公之倫乎？夫唯大雅，卓爾不羣，河間獻王近之矣。」

(二)初，王恢之討東越也④，使番陽⑤令唐蒙風⑥曉南越。南越食蒙以蜀枸醬⑦，蒙問所從來。曰：「道⑧西北牂柯江⑨。牂柯江廣數里，出番禺⑩城下。」蒙歸至長安，問蜀賈人。賈人曰：「獨蜀出枸醬，多持竊出市夜郎⑪。夜郎者，臨牂柯江，江廣百餘步，足以行船。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，西至桐師⑫，然亦不能臣使也。」蒙乃上書說上曰：「南越王黃屋左纛⑬，地東西萬餘里，名爲外臣，實一州主也。今以長沙、豫章⑭往，水道多絕難行。竊聞夜郎所有精兵，可得十餘萬，浮船牂柯江，出其不意，此制越一奇也。誠以漢之疆，巴蜀之饒，通夜郎道，爲置吏甚易。」上許之。乃拜蒙爲中郎將，將千人，食重⑮萬餘人，從巴蜀徼關入⑯。遂見夜郎侯多同⑰。蒙厚賜，喻以威德，約爲置吏，使其子爲令。夜郎旁小邑，皆貪漢繒帛，以爲漢道險，終不能有也，乃且聽蒙約。還報，上以爲犍爲郡⑱。發巴蜀卒治道，自犍道指牂柯江，作者數萬人，士卒多物故，有逃亡者用軍興法誅其渠率⑲。巴蜀民大驚恐。上聞之，使司馬相如責唐蒙等，因諭告巴蜀民以非上意。相如還報。

是時邛、笮⑳之君長，聞南夷與漢通，得賞賜多，多欲願爲內臣妾，請吏比南夷。天子問相如。相如曰：「邛、笮、冉駹㉑者近蜀，道亦易通，秦時嘗通爲郡縣，至漢興而罷

。今誠復通，爲置郡縣，愈於南東。」天子以爲然。乃拜相如爲中郎將，建節往使，及副使王然于等乘傳，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。邛、笮、冉駹、斯榆之君，皆請爲內臣。除邊關，關益斥，西至沫若水，南至牂柯爲徼，通零關道，橋孫水以通邛都，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。天子大說。

（三）詔發卒萬人治鴈門阻險。

（四）秋七月，大風拔木。

（五）女巫楚服等教陳皇后祠祭厭勝，挾婦人媚道，事覺。上使御史張湯窮治之。湯深覺黨與，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，楚服梟首於市。乙巳（初九日），賜皇后冊，收其璽綬，罷退，居長門宮。寶太主慙懼，稽顙謝上。上曰：「皇后所爲，不軌於大義，不得不廢。主當信道以自慰，勿受妄言，以生嫌懼。后雖廢，供奉如法，長門無異上宮也。」

（六）初，上嘗置酒寶太主家，主見所幸寶珠兒董偃。上賜之衣冠，尊而不名，稱爲主人翁，使之侍飲。由是董君貴寵，天下莫不聞。

〔考異〕漢武故事曰：「陳皇后廢處長門宮，寶太主以宿恩，猶自親近。後置酒主家，主見所幸董偃。」按東

方朔傳，爰叔爲偃謀計，令主獻長門園，更名曰長門宮。則偃見上，在陳后廢前明矣。常從遊戲北宮，馳逐平樂，觀雞鞠之會，角狗

馬之足。上大歡樂之。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^⑤，使謁者引內董君。是時中郎東方朔陸戟^⑥殿下，辟戟^⑦而前曰：「董偃有斬罪三，安得入乎？」上曰：「何謂也？」朔曰：「偃以人臣私侍公主，其罪一也。敗男女之化，而亂婚姻之禮，傷王制，其罪二也。陛下富於春秋，方積思於六經；偃不遵經勸學，反以靡麗爲右，奢侈爲務，盡狗馬之樂，極耳目之欲，是乃國家之大賊，人主之大賊^⑧，其罪三也。」上默然不應。良久曰：「吾業已設飲，後而自改。」朔曰：「不可。夫宣室者，先帝之正處也；非法度之政，不得入焉。故淫亂之漸^⑨，其變爲篡，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^⑩，慶父死而魯國全^⑪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有詔止，更置酒北宮，引董君從東司馬門^⑫入。賜朔黃金三十斤。董君之寵，由是日衰。是後公主貴人，多踰禮制矣。

（七）上以張湯爲太中大夫，與趙禹共定諸律令，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^⑬，作見知法^⑭，吏傳相監司^⑮。用法益刻自此始。

（八）八月，螟。

（九）是歲，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，習先聖之術者，縣次續食，令與計偕^⑯。菑川^⑰人公孫弘對策，曰：「臣聞上古堯舜之時，不貴爵賞，而民勸善，不重刑罰，而民不犯，

躬率以正而遇民信^⑤也。末世賞罰厚賞，而民不勸，深刑重罰，而姦不止，其上不正，遇民不信也。夫厚賞重罰，未足以勸善而禁非，必信而已矣。是故因能任官，則分職治^⑥；去無用之言，則事情得^⑦；不作無用之器，則賦斂省；不奪民時，不妨民力，則百姓富；有德者進，無德者退，則朝廷尊；有功者上，無功者下，則羣臣遠^⑧；罰當罪，則姦邪止；賞當賢，則臣下勸。凡此八者，治之本也。故民者，業之則不爭^⑨，理得則不怨^⑩，有禮則不暴^⑪，愛之則親上^⑫，此有天下之急者也^⑬。禮義者，民之所服也。而賞罰順之，則民不犯禁矣。臣聞之，氣同則從，聲比^⑭則應。今人主和德於上，百姓和合於下^⑮，故心和則氣和，氣和則形和，形和則聲和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。故陰陽和，風雨時，甘露降，五穀登，六畜蕃，嘉禾興，朱草生，山不童^⑯，澤不涸；此和之至也。一時對者百餘人，太常^⑰奏弘第居下。策奏，天子擢弘對爲第一，拜爲博士^⑱，待詔金馬門^⑲。

齊人轅固，年九十餘，亦以賢良徵。公孫弘仄目而事固^⑳。固曰：「公孫子務正學以言^㉑，無曲學以阿世^㉒。」諸儒多疾毀固者，固遂以老罷歸。

是時巴蜀四郡^㉓，鑿山通西南夷，千餘里戍轉相餉^㉔，數歲道不通，士罷^㉕餓、離^㉖。

暑濕死者甚衆。西南夷又數反，發兵興擊，費以巨萬計而無功。上患之，詔使公孫弘視焉。還奏事，盛毀西南夷無所用。上不聽。弘每朝會，開陳其端，使人主自擇，不肯面折廷爭^②。於是上察其行愼厚^③，辯論有餘^④，習文法吏事^⑤，緣飾以儒術^⑥，大說之^⑦，一歲中遷至左內史。

〔考異〕漢書武紀云：「元光元年五月，詔策賢良。於是董仲舒、公孫弘等出焉。」按弘傳：「元光五年，復徵賢良文學，當川國推上弘。」其策文頗與武紀元年策文

相類。又云：「一歲中至左內史。」百官表：「元光五年，弘爲左內史。」然則弘之再舉賢良，不在元光元年明矣。荀紀著於此年徵吏民明當世之務下。葛洪西京雜記亦云：「弘以元光五年爲國士所推上爲賢良。」若此續食之詔在八月，則弘不容於今年已爲左內史。蓋此詔在今年，不知何月，故班氏繫之於年末耳。其策文相類，蓋出偶然。或者此策乃弘先舉賢良時所對，班氏誤以爲此年之策。疑未能明，今從漢紀。弘奏事，有不可

，不廷辨。常與汲黯請問^⑧，黯先發之，弘推其後。天子常說，所言皆聽，以此日益親貴。弘嘗與公卿約議，至上前，皆倍^⑨其約，以順上旨。汲黯廷詰弘曰：「齊人多詐，而無情實！始與臣等建此議，今皆倍之，不忠！」上問弘。弘謝曰：「夫知臣者，以臣爲忠；不知臣者，以臣爲不忠。」上然弘言。左右幸臣每毀弘，上益厚遇之。

【註】

②對三雍宮：胡三省曰：「對三雍宮者，對三雍之制度，非召對於三雍宮。」三雍：應劭曰：「辟雍、明堂、靈臺也。」

③文約指明：指同指，訓「意」；言文辭簡略，而意思明顯。

④太樂官：屬太常。

⑤肆：習。

⑥身端行治：端，正直；治，合乎規則禮法。

⑦昔魯哀公有言……未嘗知懼：顏師古曰：

「哀公與孔子言也，事見孫卿子。」

④古人以宴安爲鴆毒：顏師古曰：「左氏傳皆敬仲曰，宴安鴆毒，不可懷也。」

謂宴安自逸，若鴆毒之藥，不可懷戀。鴆亦作酖。

⑤王恢討東越：見上卷建元六年。

番禺：縣名，故城在今江西省鄱陽縣東。番禺郡。

⑥風：同颶。

⑦蜀枸醬：枸同蒟。李心傳曰：「

蒟醬，廣、蜀皆有之，實草類也。蜀中者緣木而生，如桑椹。熟時正青，長二三寸，以密藏而食之。」錢大昭曰：

「南方艸木狀云：蒟醬，葦茭也。生於蕃國者，大而紫，謂之葦茭。生於番禺者，小而青，謂之蒟醬。可以爲食，故謂之醬焉。交趾、九真人家多種，蔓生。」

⑧道：由。

⑨牂柯江：今名濠江，一名都泥江，源

出貴州省定番縣西北，東南流稱北盤江，在廣西省境會南盤江後稱黔江，爲西江上源，西江更合北江、東江爲粵江，由廣州附近入海；故云「牂柯江廣數里，出番禺城下。」牂音臧，柯音歌。

禺音遇。

⑩夜郎：漢南夷國名，有今貴州省西境地。

⑪桐師：亦西南夷種，其地在今雲南省富益

縣北。

⑫黃屋左纛：黃屋，古時天子所乘之車，以黃綵爲車蓋之裏，曰黃屋車。左纛，古時天子乘輿，車衡

之左有纛，謂之左纛。纛音毒，毛羽幢，以牦牛尾爲之，大如斗。

⑬長沙豫章：長沙，高帝五年爲國，王吳

芮。文帝後七年爲郡。景帝元年，王子發，復爲國。有今湖南省東南部並略及江西省地。豫章，郡名，有今江西

省境；治南昌，故城在今南昌縣東。

⑭食重：食，糧食。重，衣重，亦卽衣服與輜重。

⑮巴蜀梓關

：王念孫曰：「蜀字爲衍文，巴梓關爲巴符關之誤。」按巴郡之符關在今四川省合江縣南。

⑯多同：夜郎

侯之名。

⑰鍵爲郡：有今四川省南部一帶，並略及雲貴兩省地；初治鹽，今貴州省遵義縣；後徙治犍道，

今四川省宜賓縣。

⑱有逃亡者，用軍興法誅其渠率：言治道之巴蜀士卒，如有逃亡者，以違抗徵軍之罪，

殺共爲首者。率同帥，渠率卽渠帥或渠魁。

④ 邛箛：邛亦作邛，皆蚤。箛，亦作箛，音昨。漢時

西南夷之二國名，又稱邛都、筰都。邛故地在今西康省西昌縣，筰故地在今西康省漢源縣。

⑤ 冉駹：漢時

西南夷國名，當今四川省茂縣境。

⑥ 愈：勝。

⑦ 建節：持皇帝所與之符節。

⑧ 傳：傳車。

⑨ 斯榆：司馬康曰：「本葉榆澤，其君長因以立號，後隨音移於徙。」顏師古曰：「徙音斯，故又號爲徙榆。」案葉榆故地在今雲南省大理縣東北。

⑩ 斥：開廣。

⑪ 沫若水：沫水及若水。沫水卽青衣江，源出西康

省蘆山縣西北，東南流，經四川省洪雅、夾江二縣，至樂山縣會大渡河入岷江。若水卽雅礱江，源出青海省巴顏喀喇山，東南流入西康省境，再南流入金沙江。

⑫ 微：音叫，立木柵爲蠻夷界。

⑬ 通零關道：開鑿

零關山之山路。靈關山在今西康省蘆山縣北二十里。零靈通用。

⑭ 橋孫水：橋作動詞用，卽在孫水上建橋

。孫水爲若水之支流，大約卽今西康省東南境之安寧河，源出冕寧縣之北，南流經西昌縣，又南流入雅礱江。

⑮ 治雁門阻險：謂在雁門沿邊擇險要之處，加以修繕，以止匈奴之入寇。雁門郡有今山西省西北部並略及綏遠省境；治善無，在今山西省右玉縣南。

⑯ 陳皇后：景帝姊長公主嫫之女。

⑰ 厭勝：以呪詛使人厭伏。

⑱ 媚道：媚惑人之法術。

⑲ 事覺：事被發覺。

⑳ 窮治：徹底追究。

㉑ 黨與：同黨之人。

㉒ 梟首：斬首懸於木上示衆。

㉓ 長門宮：在長安城東南，本係竇太主之長門園，獻於武帝，更名長門宮。

㉔ 竇太主：陳皇后母長公主嫫。

㉕ 供奉如法：言陳皇后雖廢，而一切供應悉如前爲后時。

㉖ 主見所幸

竇珠兒董偃：言竇太主以其所幸竇珠兒董偃謁武帝。

㉗ 平樂：觀名，在未央宮北，上林苑中。

㉘ 觀

：王先謙曰：「案平樂固是觀名，此觀字當屬下爲句，不則於文不協。」

㉙ 雞鞠：門雞及蹴鞠。蹴鞠猶今